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九

隋



業十四年

恭帝侑義寧二年考是年楚林士弘
魏定楊等建元俱已見前恭帝侗唐高

祖等建元俱載三
月以後茲不具列

春正月唐王淵遣世子建成秦公世

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為太原道行軍元帥

三月宇文化及弒帝于江都立秦王浩

綱目沈氏
史舊文恭是年
正月即分注義
寧二年蓋二史
特以義寧已奉
煬帝為太上皇
故用義寧紀大
業年號耳若綱

目於義寧之立
 既斥之於不成
 君之列於湯帝
 之試又並不加
 以太上皇之稱
 則安得從地迷
 之例乎至通鑑
 於大業十三年
 正月竟書義寧
 元年雖疾惡之
 義究非絕繫筆
 例今折衷書法
 於是年用一歲
 兩係之例三月
 以前大書大業
 十四年而以義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

則幅巾短衣褊履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

常仰視
天文謂

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圍儼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

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

曰貴賤苦樂更迭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

為之亦復何傷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闕

中人思歸即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閣裴虔通等共謀

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即將趙行樞以告將作

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

寧二年附注四
月以後分注
寧二年而以恭
帝例及唐高祖
附後義例庶無
矛盾

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
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乃悉召
驍果諭以所為夜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德戡使虔
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
拒戰而死德戡遂引兵自元武門入

先是帝選驍健
宮奴數百人置

元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帝所
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德戡遂得入

帝

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
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

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粟不能言既至
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虔通逼帝出宮化
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

言與之毒手而殺之

于是

引帝還至寢殿虔通等露刃侍立帝嘆曰我何罪至
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
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于矢刃女弱填于溝壑四民
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
我實負百姓至于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

事孰為首邪德戲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

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報然

而退

帝愛子趙王果年十三在側號慟不已度通斬之血濺御服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

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

於是令狐行達引帝縊殺之初帝

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弑帝欲迎立之眾

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宗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

浩素與智及往來得免

又殺虞世基裴蘊朱蘧兒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

以身代化及不許

虞世南字伯施

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

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
已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
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
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

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工洛令死之至

是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死
國難時人惜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

救敢忘哀乎

追謚曰煬

宇文化及發江都

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

付尚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

叅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

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

光謹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佻首事讐何面目視忽人間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思舊

帥所將數千人將以足襲化及語洩殺其麾下皆闕死無一降者 麥孟才鐵杖子沈光字總持吳興

人 及至彭城

司馬德戰與趙行桓等亦謀殺化及事洩化及殺之

魏公密兵據

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

吳興太守沈法興

武康人恪之子

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討之得精兵六萬攻餘

杭

本錢塘郡開皇中日杭州大業初改郡曰餘杭今浙江杭州府是

毘陵丹陽

注俱見前

皆下之據十餘郡

夏四月

隋恭帝侑義寧三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

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歲三月

隋煬帝亡四月後并楚林士弘魏定楊梁梁師都

蔡梁蕭銑凡十二國

隋恭帝侑秦魏亡

唐世子建成趙公世民

世民於三月從討趙

等還長安

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

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

是年三月隋亡
突兩恭帝一出
於唐一出於王
世充等准以不
成君之例雖與
漢更始同至唐
高祖於五月受
禪然其得統於
不可問之漢高
且煬帝試而恭
帝侗立於東都
不可謂非正故

別起表例於是
年三月前仍大
書紀年作隋於
夏四月但分注
紀年自己卯至
癸未始作隋曆
按之書法三月
前與綱目異前
條已著其說四
月後與綱目同
復揭其義於此

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

待之段達等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

二郡

注見前

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即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原廟引岑

文本

字景仁即州林陽人

為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

嶺南郡縣多降於是東自九江西自三峽南盡交趾

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唐王自為相國受禪隱恭仍沿魏晉以來惡道雖極詆歷代之繁文斯固以九錫歸之有司而其迹究不可掩後至開變幽災幾於色取行違矣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

列履上殿贊拜不名王以書諭即縣於是東至高洛南盡

巴蜀即縣長吏盜賊

已而復為相國總百揆

將加九錫王謂

條屬曰此詔諛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因人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未聞夏商之未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玉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

至是隋帝侑禪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

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廢帝侑為鄴國公而選用其

宗室

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遼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宜伊人力其隋恭王智積等子孫并

付所司量
才選用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充為納言元文都為內史令共掌朝政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六月唐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竇威
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
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

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

唐主嘗有敕瑀不
時宣行唐主責之

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
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政臣每受一物必勦審
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循綫之愆竇
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唐立四親廟

蕭瑀德大業之
契奉勅不即宣
行未免矯枉過
正政事隨時損
益豈能前後適
相脗合置事勢
緩急於不問既
從中阻偏浸假

而玩燭廢地為
患滋甚且以鈞
其論誇而臣下
得操其行止亦
還承令之義明
季封叔惡習夫
必非滋禍於此
也

有唐創業秦王
晉榮其謀以賢
以功並宜增承
大統且當晉陽

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景

皇帝廟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為后

謚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

鄒衍大九州之一中國在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五

帝馬秦以後遂為中國之稱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五
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為感生帝
說出春秋元命苞迭王之王去聲

明堂

宗祀也
注見前

以元帝配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宗室封王者八人

唐以永安王孝基

唐主從父弟

為陝州總管

初起時已而許
為太子久矣乃
不為宗社綿遠
計而用俗儒姁

唐以孫伏伽

貝州武城人

為治書侍御史

長迂諱轉致骨

肉蒙生自貽伊

厥後世罔知厥

登如明洪武之

不立燕王非蹈

覆轍而不悔者

乎前因漢惠事

為引其端并詳

若其茂類於此

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萬年縣

後周置今日咸寧與長安俱為西安府治

法曹孫伏伽上表

畧曰

悉聞其過七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
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
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
雖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七
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
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
惡之習漸染易殺太子諸王參綜左右宜謹擇其人
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弄好奢窳以聲色遊獵為事

考皆不可近自古骨肉至離以至
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

唐主省之大悅下

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魏公密敗字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

東都門字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益琮者上疏請

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

范陽人以為

然使琮齎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
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城化及渡河分兵圍世勣密壁
於清淇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世

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天地所不容
將欲何之化及然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
須作書語耶乃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擊敗之密
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
及以贖罪隋主冊拜密太尉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輔政

亂臣賊子人人
得而誅之密既
知化及無能為
何不急擊以正
其罪而轉以美
舉留侍建德即

元文帝等喜於和解於上東門置酒作樂王世充作
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邪文都等亦
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已而化及食盡
引餘眾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西還鞏洛留徐世
勣以備之時蘇威亦詣密降密虛心禮之威初不言
帝室艱難惟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見聖明時人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魏公
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於隋隋人皆喜世充獨曰
輦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
與密戰殺其軍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
屬無噍類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懼謀因世充朝伏
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

入奉隋主御殿閉門拒守世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
楚使段達脅隋主出文都殺之及其諸子悉遣人代
宿衛者然後入見謝曰文都等欲召李密以危社稷
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於救死不暇聞奏乃被髮為誓
詞淚俱發隋主以為誠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
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憚入居禁中子弟
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溫聞變而還

入遠勸密教語
可云不愧宿
儒乃明知世
充殘忍而于密

初密獲東都囚于祭酒徐文遠故嘗受業者也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

敗之後不即引
身遠避豈是真
澹於榮利者蓋
前此之莊言歟
論特願料密能
見容故無難樂
得其適及知世
充不能容遂至
甘心下拜所謂
五經掃地蓋亦
長樂老人之流
耳

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
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
曰世充亦吾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
必不諧矣世充未破不可入朝也後密敗文遠復入
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密而敬王公何
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
故人安得不拜徐文遠
名曠以字行孝嗣五世孫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建德攻河間隋郡丞王琮拒守歲餘不下及聞煬
帝凶問琮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請降建
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建德亦為之泣諸將請烹

之建德曰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
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
得害忠良乎以琮為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
爭附於建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
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定都樂壽備置百官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果立

先是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塘

城名在今陝西邠州長武

北敗績郝瑗因言於舉曰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

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病卒仁果立居折墪城

仁果之為

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心懼郝瑗舉而死由是寢弱折墪城在今平涼府之涇州

唐立李軌為涼王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

大喜遣弟八貢遂冊拜軌為涼王

已而軌自稱帝

隋人葬煬帝于江都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略備儀衛葬之

于葬

江都宮西

吳公臺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

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

百數

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淘米泔水兩岸十里聚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

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一旦米盡民散孰與

成大

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

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

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邛山以待之

裴仁基謂密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

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以為然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魏徵亦言于長史鄭頤曰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遇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曰此老生之常談耳

密輕世充不設壘壁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其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馳回洛口郟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單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

守太行東連黎陽

時徐世勣鎮黎陽

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

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

不願孤道窮矣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

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于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于

隋

唐行成寅厯

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隋字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尤智及曰今所向無
成負弑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
怒數相鬪閱其衆多亡化及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
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稱帝於魏縣國號許
冬十月壬申朔日食

唐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
甲歸唐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及至

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

開皇中置大業初改南陽
鄧唐仍為州今屬南陽府刺

史呂子臧

蒲州河東人

死之

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

安陸人

擊朱粲破之言於元規

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
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衆兵復
大振自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
今日坐公死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

秦王用兵之長
大約始以持重
養銳繼以深入
赴據前後屢戰
屢勝屢惡不爽
雖英略天授王
者不死然兵家
言靜若處女攻
若脫兔者正復
不外此道

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死俄而城陷
元規亦死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降還至長安斬之

唐主遣秦王世民伐秦至高塘仁杲使宗羅睺將兵

拒之世民堅壁不出

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

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

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寶營於淺水原

一名鷄觚

原在邠州長武縣東北

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

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
喉併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
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
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仁

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

諸將皆賀
因問曰大

王一戰而勝遠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
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
將悍卒吾持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
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
墟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
服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引為文學唐主使李密

世勣不以李密
土地邀功而見
志節唐太宗所
云公不負李密
豈肯負朕哉非
庶語後於立武
后軍乃澳忍依
阿毫無匡執則

迎世民于幽州密自持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
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

以定禍

亂乎

世民還至長安唐主命斬仁杲于市并會黨

數十人

仁杲父子據隴
西凡五年而滅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

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

陽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

陽翟

人

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

暮年門戶計重
竟爾易操非獨
廣謹有餘則力
不足實亦有負太
宗之知已矣

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
啓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
無表既而聞之嘆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
姓李氏

長樂王建德改國號曰夏

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元圭以
獻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乃改國號夏

改元
五鳳

唐以秦王世民為陝東大行臺

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

信之
孫

攻之不下

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

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

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將士曰

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

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

守懷恩引兵圍之

行本拒守二年糧盡援絕乃出降唐主斬之懷恩以父攻蒲坂不下

唐主數誚讓之由是怨望及行本降懷恩遂謀拔蒲坂以叛事覺伏誅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

初字文化及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為煬帝發喪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二子皆劇

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奉表降唐唐以為幽州總管

其將薛萬徹萬均

皆世
雄子

亦皆授以官爵藝司馬溫彥

博

名大臨以字
行并州祁人

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為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郎大

雅

字彥
弘

並居近密

實建德
均計以羸兵

阻水為陳伏百騎於

城旁俟建德
之建德大敗引還

已而唐賜藝姓李氏又屢敗夏

兵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

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

無所用竟還之

後北突厥遣使請殺曷娑那唐主不許久之曷北突厥使者殺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

宋州虞城人

討斬之

先是密言唐主請收撫山東與賈閏甫偕行

密遇大朝

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

下事在公度內耳密因請收山東以自致

唐主許之

羣臣以為不可唐主不聽以王伯當為副而遣之密既出

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

受節度

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

柘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
密如何閏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豈破柘林
兵豈敢集一稱叛逆詎復相容為明公計不若且慮

唐史列羣雄以
公為巨擘然觀
共植衆百萬時
既不能自規建
豈至一經敗如
徐世勣輩猶為
扼守而已爾然
山東北西降唐
又以羞伍絳灌
忘身於一朝之
忿反覆失據若
此歐陽修稱為
田橫之流實非
定論

判命以明原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閻甫曰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福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刃亟擊之閻甫奔熊州

桃林隋縣唐

改靈寶今爲陝州熊州後周置今河南府宜陽縣是

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

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

史張善相

伊州人

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

威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

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

或曰開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

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

能制今吾得先
入谷擒之必矣

密果南出半度彥師數手斬之及伯當

傳首長安

密起兵凡六年而成

李世勣在黎陽唐主遣使以密

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

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之多嘔血

張善相降于唐後為王世

充所殺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

署置百官有眾數萬

懷戎浮屠高曇晟殺令據縣自號大業皇帝遣使約開道為兄

弟開道引眾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有其地

懷戎北齊縣故城在今宣化府保安州

唐以李素立

趙州高邑人
義深曾孫

為侍御史

唐六典侍御
史從六品上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

六典監
察御史

從八
品上

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

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
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
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清而不
要遂擢授侍御史

隋唐

已隋恭帝餉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
卯元年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年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
是歲隋梁楚繁亡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魏凡七國
再是年以後分據諸國依十六國之例非建國改元嗣

位歲首俱
不備列 春正月隋王世充殺總管劉孝元獨孤武都

王世充之敗李密也隋主以為太尉尚書令使開府

備置官屬于是世充盡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

屬杜淹

字執禮
如晦叔

戴胄

字元脩相
州安陽人

皆預焉

世充專總朝
政設三階于

府外上書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悉引見殷勤慰諭
人人自喜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皆以甘言

悅之而實

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步軍

無恩施

口惠而實不至
婦人之仁雖一
時人受其惠以
則底裏畢露其
誑信之且世充
後挾結忌素為

秦秋實程知節
所規漸行輯置
而妄冀以甘言
要結大其逆謀
此與新莽之謀
恭何異耶

總管劉孝元與武都從弟榜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

說武都為內應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

淮安

本潁州大業初改郡
今南陽府泌陽縣是

楊士林擊朱粲破之

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

將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

之曰肉之美者無過于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于餓

于是諸城堡相率叛之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

旁郡響應粲大敗奔菊潭

本漢鄆縣隋更名故城在
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北

有葡萄酒極甘芳飲者多壽隋以此名縣

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唐以為

顯州

唐改郡為州從舊稱

道行臺

已而榮降唐唐以為楚王使散騎常侍段確勞榮確醉戲榮曰聞

卿好噉人人作何味榮曰噉醉人正如糟蟲確怒罵曰狂賊八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榮煮食之遂屠菊津奔王世充後世充敗榮斬于洛水上士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楊士林後為長史田瓚所殺

以州歸唐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其法以人丁為本田則有租身則有庸戶則有調損

益歷代之制而定之

制詳後按租取于田即粟米之征庸取于丁即力役之征調

取於戶印布
屨之征也

唐置宗師

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
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

注見前

誅之

宇文化及誘海曲

注見前

諸賊帥王薄等共守聊城實

建德謂其下曰隋為吾君吾為隋民化及弒逆不可
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化及

胡寅責備建德謂獨夫已自絕

于天下何必又

為發哀其言夫

免深刻益建德

人雖不學無術

然已能伸亂賊

之誅志概珠為

磊落以視反顏

華竊者顧當何

如昌黎所稱淫

辭助攻良非無

見

先謁隋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蓋哀收傳國璽執智及

與其黨集隋宮而斬之以檻車載化及斬之襄國

建德

每克城得資財悉以分將士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

不衣紈綺婢妾纔十許人得隋宮人數千即時散遣

以裴矩為左僕射自餘隨才授職欲語閭中及東都

者聽之王薄等皆歸建德薄尋降唐授齊州總管後

為李武

意所殺

唐以宇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內史侍郎

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

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

德彘詔詐不忠罷遣就舍德彘以秘策干唐主唐主

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

隋開皇中置大業初改新安郡唐復為州今河南府新安縣是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

李密敗後二人皆歸世充

為將軍待之

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

淺狹多妄語好咒誓乃老巫媪耳豈撥亂之主乎至

是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

城名在今河南府宜陽縣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

遼九曲南即此王幼學

釋為鄆州之九曲誤

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

許步下馬拜世充曰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猜忌信

讒非僕托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於唐秦王世民以

叔寶為總管知節為統軍既而世充將李君羨武安人田

留安臨邑人羅士信皆降唐士信初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既而得邴元

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故降唐元真尋為密故將杜才幹所殺持其首以祭密墓

唐以楊恭仁隋觀王雄之子為涼州總管

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夷悅服自蔥嶺以東

並入朝貢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世充稱帝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附猶媚事隋主既而漸驕橫不復朝謁及是召集文武議受九錫參軍戴

胄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于隋

主

隋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太尉欲之隋主

熱視曰

任公 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四月世

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稱隋主命禪位于鄭世充

先遣段達等八奏隋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

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稱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世充乃幽隋主于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教書數勸隋主皆不之知世充遂備法駕入

宮卽皇帝位奉隋主為潞國公

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代

重臣欲以炫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既受禪以威為太師又以陸德明為其子漢王元恕師令元恕就德明家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對之遺利竟不與語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人

夏王建德立揚政道為郾公

建德初結好于王世充及聞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

天子旌旗出入警蹕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為鄴
公然猶倚突厥以壯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后
建德遣之又傳字文化及首以獻公主

已而突厥立
政道為隋王

居定襄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王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先是唐冊使至涼州軌欲去帝號受唐爵曹珍請依

蕭嘗事魏故事軌乃遣鄧曉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

帝臣軌唐主怒乃遣吐谷渾伐之

隋煬帝征吐谷渾可
汗伏允奔党項場

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不果入會中國亂伏允收還故地唐主與之連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執數遣使入貢請順

唐主乃遣之

至是軌將安修仁之兄興貴仕長安

表請說軌唐主曰軌豈口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

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修仁又軌所信任軌

聽臣固善不聽則圖之唐主乃遣之興貴至乘間說

軌以竇融故事軌不聽興貴乃與修仁結諸胡起兵擊軌軌

敗被執河西平

新晚在長安舞蹈稱慶唐主曰汝為使臣聞國亡而不戚既不忠于軌其

仰晚舞足稱慶唐主以大義責之是矣然修仁為軌信任之臣

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

軌至長安斬于西市

軌自起至

唐主以

以爾倒戈相向
其不忠孰甚焉

一則廢之終身

一則所以兩位

負罰之公安在

興貴修仁為左右武侯大將軍

五月鄭王王世充弒隋主侗

世充以裴仁基行儼

李密敗後仁基父子為世充所獲仁基為尚書行儼為大將軍

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

丞宇文儒童等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世充之

兄世暉曰儒童等謀反正為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

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

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

諡曰恭皇帝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

初析關中為十二道

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戎軍醴泉道為井城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西麟道為苑游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搖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

為天

部軍

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

疆所向無敵

後武德六年十二軍俱廢尋又復之

西突厥遣使入貢于唐

初西突厥曷婁那可汗入隋

事具前

國人立其叔父號

射匱可汗達頭可汗之孫射匱既立拓地東金山注見前西至

海即今天西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于龜茲北三彌山

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

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于石國明三省注康居

支庶之分治拓析北千泉其地有雪山多泉故名西域諸國皆

臣之統葉護各遣吐屯注見前監之督其征賦至是入貢于

唐

八月唐鄴公薨

諡曰隋恭帝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家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秦王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缺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略過人性復粗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沈法興稱梁王于毗陵李子通稱吳帝于江都

沈法興稱梁王都毗陵性殘忍專尚威刑其下離怨
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
窺江表之心子通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

都卽帝位國號吳

伏威尋降唐以為和州總管
和州北齊以歷陽郡置今州隸江南

定楊可汗武周取唐并州總管裴寂軍潰齊王元吉奔
長安

先是武周取唐榆次

漢縣歷代因之今
屬山西太原府

進圍并州元

吉拒却之

元吉時守晉陽

武周又遣宋金剛寇并州

金剛本易州賊為實

建德所敗奔武周武周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圍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使將兵寇并州自進

陷介州

介州隋置

唐以裴寂為總管拒之至自寂

今汾州府介休縣是

為金剛所敗軍潰自晉州以北城鎮皆沒武周進逼

并州元吉給其參佐夜攜妻妾奔還長安武周據太

原遣金剛攻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龍門

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

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

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

西域商胡八司竹
園為盜後歸唐

長

史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

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

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

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尚

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隱踈骨

肉太子不懌綱故稱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為少保

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
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
綱盡忠款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悅首而已豈朕
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
勿自隱也

冬定楊將宋金剛取澶州

唐置今平陽府翼城縣是

唐遣秦王世民

擊之

宋金剛取澶州陷之軍勢甚銳唐主欲棄大河以東
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
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

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夏王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

唐主從弟

李世勣降遂

定衛滑齊兗等州

先是唐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安撫大使已而竇建

德取唐邢

今順德府是

滄

注見前

洛

今廣平府是

相

注見前

等州神

通不能拒就世勣于黎陽建德又取趙州

建德執總管張志昂慰

撫使張道源以其不早降欲殺之因于祭酒凌敬曰大王使高士興拒羅藝于易水之南藝繞至興即降

大王以為何如
建德悟釋之
至是建德進趣衛州過黎陽二十里

世勣遣騎將邱孝剛偵之與建德遇擊之建德敗走
其大軍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
王神通及世勣父蓋并魏徵等世勣走免數日以父
故還詣建德降建德使守黎陽而以其父為質以徵

為起居舍人遂徙都洛州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執搗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

殺主大逆立斬之反執首于滑州吏民感悅即日降
于是帝近郡縣及徐圓朗等皆附唐主遣使與建德
修好建德以淮安
王神通等師之

唐以夏侯端奇春人為秘書監

詳之孫

初唐主遣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傳檄州縣東

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皆降會汴亳降鄭

王世充徇

地至滑臺汴亳等州降之

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

糧盡不忍委去從行五日餒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

十二人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

雍邱人

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

衣遺之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

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
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冒
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死為虎狼
所食又喪其半端詣闕見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
艱苦唐主復以為秘書監

時又遣大理卿即楚之安撫山東楚之為實建德所

獲不屈竟得還李公逸守孤城唐不能救公逸乃留
其屬李善行守靈邱身帥輕騎入朝為世充所獲世
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于天
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死

庚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是夏定楊梁師都梁
長既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
春正月李

世勣復歸于唐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于郭孝恪孝恪曰今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乃

襲獲嘉

隋改漢修武縣置今縣屬河南衛輝府

擊新鄉

隋改漢獲嘉縣置今縣亦屬衛

輝

虜世充將劉黑闥

黑闥漳南人少與建德善王世充嘗竊笑其所為至是歸建德

署為將軍

建德由是親世勣世勣因勸建德取孟海公所

據曹戴二州遂臨徐兗以向河南建德以為然遣其妻兄曹旦將兵先渡河世勣會之世勣謀俟建德至

襲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久之建德不至

世勣欲襲曹旦營聞已有備乃與郭孝恪數十騎奔

唐

建德羣臣請誅世勣父建德曰世勣為唐臣不忘故國忠臣也其父何罪赦之明年二月建德克周

檢虜孟

海公

二月唐改官名

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

金剛皆走死

先是世民自龍門渡河屯栢壁

城名在絳州西南

與金剛相

持民間聞世民來莫不歸附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

戰惟令偏裨乘間抄掠

永安王孝基等攻賊帥呂崇茂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奪

相救之虜孝基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敬德相潛引精騎向蒲坂世民自將步騎

從間道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

州人美良川在絳州東北

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

精將猛利在速戰我養銳以挫其鋒俟其糧盡自當

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也

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

至是金剛

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
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世民曰功難成而
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遂進追及金剛于雀
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
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注見前金剛

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

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尉遲敬德尋

相舉介休及永安

注亦見前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
舊家八千與諸營相參居

令參列諸管總
且引八卦內雖
屈突通屢以為
請不稍游移其
推心置腹足以
感人肺腑宜食
報之是也

突通慮其為變以
為言世民不聽

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

突厥金剛欲復戰象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

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武周謀歸馬邑事泄

突厥殺之

武周起兵六年而滅

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

之

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誅曰唐土舉一州之眾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

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苑君璋馬

人邑

五月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

在今平陽府浮山縣南

見白衣

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詔于其地立廟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唐主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

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

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兄何通曰臣昔為俘因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

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軀二兄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世

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

此伊闕也俗亦名龍門

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

并州石艾人

自洛口斷

屈突通始欲為
隋幼死茲復矢
報唐恩正猶再
顯之婦守節後
夫終覺覩所難
言徇義耳

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

之

世充陳于青城宮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恕

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恩惟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今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青城宮在洛陽縣北大業初所建已而

世民遣王君廓攻鞞轅

注見前

拔之于河南州縣相

繼降唐

杜才幹以濮州降楊慶以管州降魏陸以滎州降王雄以陽城王要漢以汴州皆來降

楊慶隋河間王弘之子管州隋以管城縣置滎州王世充以滎陽縣置管城滎陽及陽城汴州注俱見前

世充子元應鎮虎牢聞諸州叛奔還洛陽許亳等州

許州即潁州亳州
即譙郡注俱見前

亦降于唐

時劉武周降將尋相等
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

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
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
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
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
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
餘奔至圍之單雄信引梨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
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倉猝突
通引兵至世充敗去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

也自是寵

遇日隆

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

竇建德圍幽州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

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降唐唐以為蔚州

唐置今屬

宣化府

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

已而建德帥家二十萬後攻幽州兵

已攀環薛萬均萬徽帥敢死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擊走之

鄭遣使如夏乞師

初王世充侵黎陽竇建德襲破其殷州

注見前

以報之

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

求救于建德夏中書侍郎劉彬請解仇救鄭

彬曰唐得關西

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

彬之畫策雖與項羽擊秦兵以存趙孫權罷荊州以救魏意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九

三五

然揆建德之與
賊要不得專委
為救鄭之勢試
問建德即不救
鄭而唐既破世
充有不移兵向
夏者哉其爭持
亦不過稍遲歲
月而已故知天
命人事原非可
執一論也

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
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
天下可
取也 建德從之

十二月吳主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
襲梁梁王法興走死

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于是
丹陽毘陵等郡皆降于子通杜伏威遣輔公柘攻之
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于伏威伏
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

襲沈法興于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

法興起事三年而滅

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取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辛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銑已吳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

春二月唐以趙郡王孝

恭為夔州

唐以巴東郡置今為府屬四川

總管李靖為行軍總管

先是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畧蕭銑靖至峽州

本梁宣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宜昌府是

阻銑兵不得進唐主敕峽州刺

史許紹

字嗣宗安陸人

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得免已而

唐峽州兵伐梁拔荆門鎮

在荊州府宜都縣以荆門山名

黔州

後周置今

四川黔彭廳彭水縣是

兵伐梁又拔其五州四鎮至是靖說孝

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詔以孝恭為夔州總管

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為行軍總管委以軍事靖

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

示引擢寶以為質

蕭銑性猜忌大將軍董景珍弟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拔長沙邵降

唐銑遣張緝計之景珍為部下所殺緝恃功驕恣銑又殺之由是諸將皆離心兵勢益弱

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于穀水

注見前

進圍洛陽

世民奏請唐主進圍東都移軍青城

即青城宮

壁壘未立

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邀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敵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

兵薄嚴城攻固
不下久且人生
倦心稍恭疑沮
之見鮮有不樂
于垂成者太宗
既申令軍中以
堅眾志雖密敕
不敢曲從遂爾
執俘克捷有料
敵之明而復成
于能斷非漫然
徇將在外不受
君命之說也

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

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

復言

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疏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

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突厥寇唐汾陰

注見前

突厥頡利可汗

始畢可汗之弟始畢卒弟處羅可汗立處羅卒弟頡利立

士馬雄

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奔隋

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

子孫宜奉揚政道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

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

驕慢至是寇汾陰

已而唐主遣使賂頡利并許結婚頡利乃遣使如唐未幾頡利帥騎十五萬入雁門

寇并州唐主遣襄邑王神符等擊破之乃遣鄭元璿詣頡利責以貞約頡利頗怒元璿因說之遣師修好頡

利悅遂引兵還 襄邑王神符

唐主從弟鄭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王

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食死者相倚

於道竇建德悉發其衆西救洛陽陷管州及滎陽陽翟等

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臯之東原遣使與王世

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

侵地復修前好世民不許

世民集將佐議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棄

料而結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

牢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

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待建德

自將遠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

河北之衆以饋洛陽則戰乎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

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

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

旬而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

鄭未滅而復復
來後退避其鋒
將兩寇合從益
難措手矣非秦
王英斷其不為
孟足蔡宣所欺

退保新安以乘其弊世民曰建德遠來吾城武宇扼其咽喉彼若爭鋒取之甚易若不速進賊入武宇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乘吾計決矣薛收宇伯襄道衡子武宇即虎牢唐避諱虎皆改武乃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

自將驍勇東趨武宇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

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遂入武牢

世民將驍騎五百出攻建德營

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新之伏于道旁縱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營徐行追騎稍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遊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于武牢累

胡亥以凌敬之策難善而涉晉

蒲坂非不戰所能下若延引日月世克破而建德仍不免于亡此老生常談耳使建德是時果集兵向秦如孫臏之直趣大梁未必不足以奪洛陽城下諸軍之氣特為諸將所惑一戰被擒所謂神昧當幾非天奪其魄者歟

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

輕騎千餘掠其糧運夜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懷州河陽遂建旗鼓踰

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鄭國自解建德特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

五唱建德諸將皆欲戰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遠也建德不聽矣五月建

德悉眾出牛口路名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置陳亘二十里鼓行

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

見大敵今度險而器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

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

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逡巡
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
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率輕騎先進大
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
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退進退之間唐兵已至

於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

西突厥
特勒

程知節秦叔寶等

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
建德中樂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

世民諫之曰
我討世充何

隋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
遠取 建德起兵至武凡六年 建德將士皆潰去俘

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

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子及羣臣三千

餘人詣軍門降

世充篡凡三年滅

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

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

元齡收隋圖籍制誥已為世充所毀命蕭瑀等封府

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等十餘人斬

之

世民坐閭闔門扉成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
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哉因亡見

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
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

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

窮人力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

門闕廢諸道塲

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僕射齊善行曰夏

王英武士馬精強一朝為擒焉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耶今戎敗如此必無所成不若委心請命於唐乃與裴矩曹旦帥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囚八盟請降於唐王世充弟世辯亦以徐未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

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還長

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新建德

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定州刺史獨孤修德以

其父機前為世充所殺乃矯詔赦世充以

報父仇詔免修德官獨孤機事見前

世充建德併竊
相同而世充尚
餘篡弑之罪乃
一赦一誅輕重
例互矣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

武功人

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既

至長安以為諫議大夫

世長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

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

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

謂唐主曰此殿煇帝之所為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

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

見其華侈非與王之所為耳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

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

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

稱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

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綮

十黍為綮
十綮為銖

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

置監于洛

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
表寂賜一鑪聽鑄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沒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竇建德諸將居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
皆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于是范願高雅賢
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滅

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
唐得夏王卽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
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
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雅曰天下適安定
吾將老于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殺之故漢東公劉
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種蔬卽
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聚衆襲縣據之旣又陷劄縣
建德舊黨稍出歸之乃為壇于漳南祭建德告以舉

兵之意自稱大將軍唐主詔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
李元通藍田人擊之又詔李藝引兵會擊

八月丙戌朔日食

唐徐圓朗以兵應劉黑闥

圓朗初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唐平洛陽圓朗請降
授兗州總管會劉黑闥兵起圓朗應之自稱魯王

唐蠲太常樂工為民

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没子孫相承多歷年

所並蠲為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

從九品以上為流內官

勿

更追集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

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

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

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道

隴西人

蔡允恭

江陵人

薛元

敬

收從子

顏相時

字睿師古弟

蘇勗

字慎行武功人

于志寧蘇世長薛

收李守素

趙州人

陸德明孔穎達

字仲達
衡水人

蓋文達

信都人

許敬宗

字延族
善心之子

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

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

閻立本

京兆萬年人

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

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時府僚多補外官如
晦亦出為陝州長史

元齡曰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元齡為吾兒陳事雖

隔千里皆

如面談

唐使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

時

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可成擒也孝恭乃東下銑果不為備孝

恭等拔其荆門宜都

注俱見前

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

江水

王枝江縣百里洲分而為二其出洲北而東流者謂之北江

銑以罷兵營農宿衛

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出見兵拒

戰孝恭逆擊敗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

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

艦靖使散之江中

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之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

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

援兵見舟艦疑不敢進遂

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

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以太牢告廟

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縋縲布幘詣軍門

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

孝恭入城諸將欲大掠岑

唐于劉據諸雄
擄則無救若薛
仁果竇建德輩
其人固非能終
為人下者即統
之出降情哀詞
迫而逆難逃都
市之殘益以絕

文本日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征戰踣延頭以望真主故蕭氏君臣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

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帥拒闕死者請

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闕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于是

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

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

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

銑建國比

五年而滅以孝恭為荊州總管靖為上柱國安撫嶺

南

先是銑遣劉洎畧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

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劉洎字師道江陵人李襲志字

重光金城

安康人

人望而猜亂源
勢固不得不爾
所謂謀大事者
不顧小信卽世
充難一時蒙貸
而終為獨孤修
德所戕又安知
非明以稽誅全
秦王許以不死
之言而除授其
指于修德歟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遣其將王雄誕

曹州濟陰人

擊子通子通窮蹙請降

伏威執送長安

子通僭號七年而亡

唐主釋之

時新安汪華據黟歙聞人遂安

據崑山伏威皆降之于是盡有淮南江東之地華後歸唐為總管黟歙皆漢縣今歙縣為徽州府治黟

縣屬府

高開道叛唐復稱燕王

幽州饑李藝告糴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

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

久之開道復欲歸唐未果為其將張金樹所殺開道起兵凡八年而滅唐以其地置媯州唐媯州今宣

化府懷

來縣是

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擊破淮安王神通

神通與李藝合兵擊黑闥反為所敗藝歸幽州黑闥

移書趙魏實建德故將爭殺唐官吏以應之

已而又破定州執總管李元

通

黑闥欲降元通元通不屈故吏有餽以酒肉者元通飲醉始守者刀自刺潰腹而死

李世勣

走保洺州黑闥復追破之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

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

洺州平恩人

等皆自

河北遁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壬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造
干元年是歲楚亡并梁師都凡三國春正月劉黑闥自

稱漢東王三月唐秦王世民破之于洺水黑闥奔突厥

黑闥稱王改元都洺州

實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
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

勇決
過之

三月世民進軍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

來會黑闥使其僕射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程名
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堤上急擊之城內地皆震動

范願馳告黑闥黑闥遽遣兵擊藝于鼓城

隋縣今正定府

晉州大敗

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

進恐君廓不能守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率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士信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
洺水隋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
世民與藝營于洺水

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勣擊斬黑闥將高雅賢程名振又邀截其運糧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

果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率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水大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

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世民以淮濟畧定使淮安王神通及任瓌李世勣攻圓朗自引兵還已而圓朗棄城夜亡為野

人所殺

李子通聞杜伏威入朝欲往收其衆遂亡走至藍田為吏所獲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初盎以漢陽太守從隋煬帝征遼東及隋亂奔還嶺

表據有其地

或說盎宜效趙佗稱王盎曰吾家居此為牧伯者五世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

荷為先人羞敢效佗乎

至是承李靖檄以所部降唐嶺南悉平

十月楚主林士弘卒

初士弘為蕭銑所逼退保餘干

本漢餘干縣隋改汗曰干今縣屬江西饒

州府及銑敗散卒多歸之軍勢復振至是士弘卒其衆

遂散

士弘僭號
七年而亡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黑闥既奔突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唐遣齊王

元吉擊之淮陽王道元

唐主
從子

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

沒

道元與副將史萬寶不協帥輕騎犯陳萬寶擁兵
不進故敗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元嘗

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
慕效之以至于此為之流涕

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

地進據洛州元吉不敢進太子建成請行故遣

太子
中允

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
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

散亡之餘衆不滿萬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庶可
自安于是太子請行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
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
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
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
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于上世民
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
民每侍宴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
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
秦王如此正是憎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子
遺皇太子仁孝必能保全妾等唐主為之愴然由是
無易太子意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
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
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
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好求之手
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好訴于唐主唐

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王珪字叔玠郿人

癸唐武德六年是歲漢未東亡并梁師都凡二國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

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先是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

漢縣唐改南樂今屬大名府

黑闥亡

走

魏徵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其眾皆為之盡力今宜悉解其俘囚慰諭遣之則可坐視

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降黑闥與數百騎逸去

太子遣騎將劉宏基

追之至饒陽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

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于涿州

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鋤菜

為高雅賢輩
所誤至此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其地為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
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入朝于唐

藝入朝唐以為左翊衛大將軍

後貞觀元年藝反將奔突厥為其下所殺

夏六月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馬邑降唐

初突厥既殺劉武周以苑君璋代統其眾居馬邑馬

邑人多不願屬突厥君璋將高滿政因衆心不欲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引之入寇滿政破之降唐唐以為朔州總管已而突厥圍馬邑都虞候杜士遠殺滿政以馬邑降突厥會突厥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柘反

初杜伏威降唐唐以輔公柘為淮南道行臺僕射

伏威

素與公柘友善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已而伏威浸忌之潛奪其兵權公柘知之陽為學道辟殺及伏威入朝留公柘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以自明

為之副公柘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

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柘

殺之詭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

宋唐主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

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

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柘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

明年孝

恭李靖攻克丹陽斬公柘傳首長安

公柘之反也與唐洪州總管張

善安連兵善安故兗州賊帥降唐授總管已而復叛

唐遣安撫使涇陽李大亮討之善安委罪諸將請降

大亮執送長安赦其罪及公柘敗得所與往還書乃

殺之考隋自王薄倡亂四方並起僭竊位號割據

水變為血事本不經且安知非諸將心存畏怯設此詭謀以沮討逆之帥耶孝恭處以靜鎮一舉而公柘授首亦得見怪不怪之道彼在坐失色者能無內慙

州郡凡一百三十餘人至唐武德七年始俱翦滅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今自大業七年以後錄其尤著者各具起滅餘或因事附見不備載再綱目于武德七年以後梁師都亦不附注歲首今依之

唐置屯田于并州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長史竇靜

字元休抗之子

表請于太原

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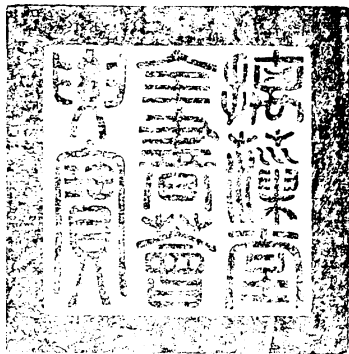
入朝與裴寂等相問難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

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于并州之

境從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九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